

红楼梦断

曹雪芹家的故事 10

大野龙蛇（下）

讲述《红楼梦》中贾母、贾政、贾宝玉、王熙凤、袭人等人物原型的真实命运。

高阳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



红楼梦断

曹雪芹家的故事 ⑩

❧ 大野龙蛇（下） ❧

高阳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梦断:曹雪芹家的故事.10/高阳著.--北

京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2014.11

(知识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502-3824-4

I. ①红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46357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,原著作名《大野龙蛇·下》。

红楼梦断:曹雪芹家的故事10

作者:高阳

责任编辑:孙志文

选题策划: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特约编辑:王丹丹 王菁菁

封面设计:李子琪

版式设计:黄巧玲

责任校对:张新元 曹振民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嘉业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363千字 680毫米×990毫米 1/16 21.75印张

ISBN 978-7-5502-3824-4

定价:42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

请致电 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邮寄到付)

01

这天的曹家，显得喜气洋洋，大厅连东首的“祖宗堂”也收拾得十分整齐，桌椅都加上大红平金的围披，“祖宗堂”点着一对粗如儿臂的红烛，供着一桌饽饽。曹颖一到，先进去行了礼，然后由曹雪芹引领着，到了马夫人院子里。

“四老爷来了！”

随着丫头的通报，堂屋门帘高启，马夫人特为从里屋迎了出来，后面跟着一班珠围翠绕的亲族，簇拥着秋澄，上穿粉红绣牡丹的缎袄，下面是月白生绢百褶裙，头上是新穿的一具珠花，髻上插一支“凤点头”的点翠金钗，一副红蓝宝石与珍珠三镶的长耳环，薄施脂粉，轻染双唇，居然是大家闺秀的风范。

“四老爷！”盈盈下拜的秋澄，称呼依旧。

曹颖尚未答话，锦儿从她身后闪出来嚷道：“叫四叔！”

“还——”秋澄有些发窘，“还没有见礼呢。”

“又不是外头抬进来的，要见了礼才能定名分、改称呼，家里的女儿不同的，只要认了你就跟生下的一样，名分自然就有了。四叔，”锦儿问道，“你老说我这话通不通？”

“通，通！通极。”曹颖想起曹老太太在日，有时对他不满，语言之间稍有责备的语气，秋澄总是在旁边打岔，无形中为他解了围，不由得倍

生好感，所以接下来又说，“我很高兴，太太这件事办得真好。”

“我可是秉承老太太的遗命办的。”马夫人笑着纠正。

“是，是！秋，秋……”

“秋澄。”季姨娘提醒他。

“对了，秋澄。”曹颖说道，“也真不愧老太太的赏识。”他接着一愣，“啊！我还没有预备见面礼呢！”

“邹姨娘预备下了。”锦儿接口。

“喔，是什么？”

“四叔回头就知道。”锦儿答说，“这份见面礼还真好。”

“都坐吧！”马夫人说着，自己先坐了下来。

话虽如此，却只有曹颖坐在对面的椅子上，其余的人都按规矩站着，马夫人比较客气，先招呼季姨娘跟邹姨娘落座，接下来招呼锦儿。

“你也坐！”马夫人问道，“通声什么时候来？”

“临时有事上衙门去了。”锦儿答说，“不过一定会赶来。”

“棠官呢？”马夫人又问，“上园子了？”

“是啊！今儿该他的班。”季姨娘答说，“这么一桩喜事，说是早定规了，我们可是昨儿才知道，早知道了，让棠官请一天假来道喜，也算不了什么。”

听她的话，就像吃夹生的米饭那样，胸口梗得不舒服，所以都不作声，只有曹颖将脸沉了下来。

邹姨娘急忙打岔，“连天有风，只有今儿天气最好。”她说，“真正是天从人愿。”

“老太太在天之灵，一定也是高兴的。”曹颖转脸向曹雪芹说，“和亲王请客的事，只怕暂时要搁一搁了。”

“喔，是。”曹雪芹没有说下去，因为他觉得在这场合谈这些事，并不合适。

但不谈这些又谈什么呢？锦儿找了个话题，却仍与和亲王府有关。

“四叔，听说和亲王府盖得极整齐，几时倒让咱们去逛一逛啊！”

“行。”曹颖想了一下说，“等我来找个方便的日子。”

就这时曹震赶到了，一见秋澄便夸赞她长得体面。这一来自然而然将季姨娘所造成的尴尬局面消除了。

“震二爷来了，时候也差不多了。”何谨到上房来问，“是不是该行礼了？”

“行礼吧！”马夫人说，“请四老爷上香。”

家祭行礼，照例男先女后，但这天情形不同，曹颖上了香，接下来是马夫人行礼，默祷了一番，礼毕起身，站在供桌前面说道：“我已经祝告老太太了。从这会儿起，秋澄便是咱们曹家的女儿了。秋澄你给老太太磕头吧！”

“是。”秋澄答应着，在铺了红毡的拜垫上，跪了下去，仰脸喊一声，“老太太。”声音已经哽咽了，接着伏倒在垫上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。

这虽出大家的意外，但却在情理之中，思念故主，加上感激涕零，原该有此一哭。锦儿赶紧叫丫头去绞了一把热手巾来，上前搀扶她起身：“好了，好了！别哭肿了眼，不好看。”接着将热手巾递到她手里。

于是依序行完了礼，曹颖奠了酒，接下来是秋澄见礼，事先说好了的，除了她向马夫人及曹颖磕头以外，其余不论上下，都以平礼相见。称呼自然都改了，马夫人吩咐，从何谨开始，都称她“大小姐”，只有杏香仍管她叫秋姑。

饭开在马夫人堂屋中，算秋澄做主人，一一安席，到得曹震那里，他笑嘻嘻地说：“秋妹妹大喜！”

秋澄腼腆地笑了，低声说道：“谢谢震二哥。”

“谢媒还早。”曹震说道，“我真想不到跟仲老四做了亲戚。”说完，哈哈大笑。

“对了！”曹颖问说，“听吏部的朋友告诉我，仲老四捐了官了，有这话没有？”

“有啊！”曹震答说，“跟咱们家做亲戚，总得有个顶戴才像样子。”

这样公然谈论仲四，自不免使秋澄受窘，锦儿正在寻思如何为她解围时，只见邹姨娘悄悄起身，手中持着一枚小小的锦囊，走到曹颖面前，低声说道：“老爷，你给秋小姐的见面礼。”

曹颖将锦囊接到手中，一面捏一捏，一面问说：“是什么？”

“老爷打开来看就知道了。”说完，邹姨娘仍回原处。

这时大家的目光，都集中在曹颖手上，他慢条斯理地解开丝绳，朝囊中看了一下，脱口说道：“好！这给秋澄正合适。”

季姨娘心急，在那一桌嚷道：“老爷，都等着你揭宝盒子呢！”

“是一方玉印。”曹颖说道，“秋澄，你过来！”

“是。”

“这方印只有一个字，你很用得着。”

“谢谢四叔。”秋澄接印在手，看了一下，顿时笑逐颜开，给曹震请了个安，回到那一桌，将玉印拿给马夫人看。

“我眼睛不好，又是篆字，更看不清楚了。”马夫人问，“是个什么字？”

“是个‘曹’字。”

“这好！”马夫人深深点头。

“就像做官的，颁了印信一样。”锦儿说道，“邹姨娘选的这样见面礼，真有学问。”

“是现刻的，还是现成的？”马夫人问。

“是现成的。”邹姨娘说。

“就要现成的才好。”锦儿笑道，“倒像注定了秋澄该姓曹似的。”

“本来就是注定了的。”曹雪芹在那一桌接口，“她本来姓魏。”

“喔，”曹频微感惊异，“原来本姓是魏，那可真巧了。”

“我倒想起来了。”曹震忽然问说，“那天有人问我，你是不是魏武的后裔，我说我只知道我们曹家的始祖是宋朝开国名将、下江南收服李后主的曹彬，再往上就知道了。”

“那得查宋史。”

于是这一桌谈曹家的谱系，另一桌不会有兴趣，也听不懂。马夫人另有膳食，略坐一坐退席，由杏香伺候着吃饭。等她一走，季姨娘的话就多了。

首先是从她自己手上取下一个宝石戒指，对秋澄说道：“邹姨娘送了，我不能不送。东西不值钱，不过一点心意，你别嫌太薄。”

“姨娘赏东西，我怎么敢嫌？不过——”秋澄有点说不下去了。

锦儿明白她的心意，接口说道：“季姨娘，你弄错了，刚才那方印是四叔给秋澄的，邹姨娘不过替四叔预备，不算她的见面礼。”

秋澄一听锦儿把她心里的话说了出来，以后的话就好说了，“姨娘，你收起来吧。”秋澄说道，“并没有这个例子，你不必援例，我亦不敢领。”

“例都是人开的，算我送你的，不行吗？”

“不是不行，是我不敢。收了姨娘的，邹姨娘要援例，我于心不安；不收邹姨娘的，收姨娘你的，不就是厚此薄彼了吗？”

“我倒不是那种想法，既然你不赏脸，我也没有法子，只好老老脸，做个虚假人情了。”

这番话说得秋澄大为不安，锦儿却觉得可厌，故意说道：“季姨娘那个戒指，还真不赖。可惜，有人不要，有人想要要不到。”

“谁？”季姨娘问说。

“当然是我。”

季姨娘略有些踌躇，但终于毅然决然地说：“好！我就送了你。”

说着季姨娘便去捋她的戒指，大家都以为锦儿只是逗她，到这时候一定会出言阻止，哪知锦儿竟不作声，看季姨娘那种又心疼、又不能说了不算的愁苦神情，都不忍再看了。

锦儿却是真狠得下心来，接过戒指便套在自己手指上，还反复观看，然后伸出手去看着秋澄说：“不坏吧？”

“你——”

“你别说了。”锦儿抢在前面拦她的话，接着面向季姨娘：“你别心疼！这玩意暂时存在我这里，省得你跟秋澄推来推去。等荣官娶媳妇的时候，我贴上一个红的，配成一对，好让你给儿媳妇做见面礼。”

听得这话，季姨娘的表情顿时不同，“你也真是！”她说，“就看我舍不得一个戒指？”

“舍得，舍得，没有人说你舍不得。别提这件事，谁再提，罚酒。”

这下算是将季姨娘的嘴堵住了。到得饭罢，喝了一会茶，曹颀带着两个姨娘告辞而去，曹震衙门里还有事，也要先走，但锦儿却有话要跟他。当然，那是避在一边，私下交谈：“仲四捐的什么官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“同知。”

“几品？”

“五品。”

“那不把你跟四老爷都比下去了吗？”

“啊！”曹震被提醒了，“这，有些应酬的地方，可不大方便。”

“你当初应该跟他好好合计一下——”

“谁知道他那么性急！”曹震突然想起，“四老爷的话靠不住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十二月十九封印，要到正月十九才开印，他怎么能到部里‘上兑’？”

“四老爷可不是瞎说的人。”

“他也不是瞎说，一定是把事情弄错了。”曹震又说，“反正这一两天要跟他见面，等我来问他。”

“你可别说他捐官的品级高，把你比下去了，那不显得咱们太小气了吗？”

“我明白。”曹震又说，“他如果真的要捐同知，我也有办法。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

“我花两三吊银子捐个知府。”曹震突然心思活了，“真的，先捐知府，再加个什么‘花样’，大不了一万两银子，索性弄个实缺，能补江宁府，那就太妙了。”

曹震忘其所以的声音放大了，曹雪芹便走来问道：“什么‘太妙了’？让我们听了也高兴高兴。”

“回头跟你谈。”曹震取出怀中的金表看了一下说，“我可真得走了。”说完，匆匆而去。

“走！”锦儿说道，“咱们看一看太太，就到你那儿聊去。”

说着便将秋澄往前推，略微在前的曹雪芹便停住了脚步退让。

“干吗呀？”秋澄不好意思地笑道，“今儿都这么客气！”

“今儿自然以你为主。”锦儿仍是往前推，“请吧。”

到了马夫人的起坐间，她刚吃完了饭在剔牙，秋澄看杏香带着小丫头正收拾餐桌，便上前帮忙，刚一伸手，杏香便即嚷道：“秋姑，你别动！今儿没你的事，你请坐，喝茶，刚沏的‘瓜片’。”

“来！”锦儿拉着秋澄说，“你挨着太太坐。”硬将她安排在马夫人旁边。

这时曹雪芹已揭开那把成化窑青花茶壶的盖子，看一看茶汁说：“倒是真正六安瓜片，哪儿来的？”

“不就是我干爹送的吗？”

“喔。”曹雪芹笑一笑没有再说下去。

“咱们今天斗个牌吧？”

马夫人有兴，自然没有人会推辞，锦儿便问：“太太是先歇个午觉呢，还是马上动手？”

“先歇个午觉。”

“对，养足了精神好赢钱。反正还要扰一顿，晚一点吃饭好了。”

她的话提醒了杏香，“我倒忘了回太太了。”她说，“老何跟我说，

他们打算凑份子送秋姑一桌席，请教门馆子来做，请太太跟秋姑定个日子。”

“甯！”秋澄立即接口，“那可不敢当。”

“你别推！”锦儿说道，“人家一半是请太太。”

“对了！”杏香深深点头，“老何老谋深算，生怕秋姑辞谢，所以请教门馆子来做。秋姑，你别推了，携带我们也吃一回清真席。”

“好！我也出一份，公请太太，你们都是陪客。”

大家都觉得这也未尝不可，但马夫人却不以为然，因为她觉得要抬高秋澄的身份，便得将她与下人的界限划得清清楚楚，如果秋澄出了份子，就会混淆不清。不过这是个不能公然说明的理由，而一时又找不到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，就只好径自摇头了。

“娘，”曹雪芹问，“你不赞成？”

“对了，我不赞成。”马夫人一面说，一面想，“人家是专请秋澄，我不过顺带公文一角，秋澄又说要出份子公请我，这算是什么名堂呢？”

“是啊！”曹雪芹说，“公请二字，师出无名。”

“还有，”马夫人又说，“公请我是秋澄的意思，他们要请的是秋澄，‘张公喝酒李公醉’，在他们或许不愿意，我呢，喝完了还不知该谢谁。这件事最好别混在一起，各归各办。”

这最后两句话，只有锦儿听懂了，当下对正要开口的曹雪芹挥一挥手，先拦住他的话，然后提出她的办法。“太太说得不错，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别混在一起。”她转脸看着秋澄说，“老何他们要请你，你坚决不受，未免不近人情，不过，来而不往非礼也，过一天你也拿出二十两银子，办一桌席，回请他们，谢谢旧日的情分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”

“对！”曹雪芹接口，“他们是罗汉请观音，你是观音斋罗汉，算起来罗汉占点便宜，那也是应该的。”

“雪芹，你别打这个譬方！罗汉请观音，把太太奉为上座，还可以说是请了王母娘娘，咱们俩呢？”锦儿问道，“咱们不就没份了吗？”

“咱们俩？”曹雪芹笑道，“咱们俩就是大罗散仙，哪怕它是蟠桃宴呢，闯上了就吃它个海晏河清。”

“好！咱们全算是大罗散仙，如今要请王母娘娘定日子了。”

“是要我定日子？”马夫人说，“除了斋期，哪一天都行。”

大家都不作声，杏香等了一会，方始开口：“是不是这么定规了？我好跟老何去说。”

“是的。”秋澄点点头。

“杏香，你可把话说清楚，他们送一桌席，秋澄回送一桌。”

“喔，”杏香将她与马夫人的话想了一遍，领悟到其中的微妙，只是还有句话要问清楚，“秋姑只回送一桌席，不是在席上做主人？”

“做！”秋澄应声而答，声音极其爽脆。

马夫人不作声，锦儿自然也就不必多说了。于是杏香叫人将何敬唤了来，在廊下谈了一会，回进来说：“日子定了，是上灯那天晚上。”

马夫人点头认可，曹雪芹便向秋澄与一直未曾开口的翠宝说：“别忘了，上灯那天，你们来做大罗散仙。”

正在谈着，丫头来报，门上有话要回。曹雪芹出去一问，意想不到的，是仲四来看他，而且，“仲四掌柜说了，只见一见二爷，说两句话，交了东西就走。”门上说道，“我怕二爷不打算见他，所以跟仲四掌柜说：‘仿佛见芹二爷溜达去了，不知道在不在，等我进去看一看。’”

“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你说‘在家’，我马上出去。”

“是。”

门上正要离去，不道锦儿一掀门帘，大声喝道：“慢着。”等门上驻足，她又吩咐：“你跟仲四掌柜说：芹二爷歇午觉刚睡下，这会儿起来了，不过穿衣服、洗脸，得有一会工夫，请仲四掌柜宽坐。”她紧接着又问，“你把仲四掌柜请在哪儿坐？”

“花厅上。”

“我看，”锦儿看着曹雪芹建议，“把他请到你书房里，让老何先陪他聊聊怎么样？”

曹雪芹已经会意，是锦儿有些关于“亲事”的话要先交代他，因而问说：“要那么大的工夫吗？如果你只是几句话，就不必找老何陪他了。”

“不！”锦儿答了这么一个字，向门上挥挥手，“你听见我的话了，先找老何把仲四掌柜请到芹二爷的书房里陪着，等芹二爷去了再说。”

门上答应着去了，锦儿掀帘入内，只在堂屋中坐，跟在后面的曹雪芹，便在她下首的椅子上坐下，隔着茶几说道：“你有话要交代我，就说罢。”

“你不听四老爷说了，仲四兑银子捐官？你震二哥说，他捐的是五品同知，这一下不是连四老爷都给比下去了？”

“嗯，不过……”

“你听我说，”锦儿迫不及待地，“仲四兑银子的话不实在，封印一个

月，他上哪里去兑银子？四老爷必是听错了，可是想捐同知的话不假。”

这时候曹雪芹有点不耐烦了，“锦儿姊，你别绕弯子了！”他催促着，“长话短说，要言不烦。”

“好！”锦儿答说，“因为仲四捐同知，你震二哥想加捐知府，还打算谋个江宁府的缺。这件事出入关系很大，得把前因后果都摸清楚了，才能定规。你这会儿跟仲四见面，先把他捐官的事弄清楚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曹雪芹起身就走。

02

“对不起，失迎！”曹雪芹开门见山地说，“说仲四哥有东西要交给我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昨儿有镖客从广东赶回来，带来几贴膏药，说治气喘，灵极了。我想太太也许用得着，把它都要了来了。”说着，仲四解开一个小包袱，里面是十贴膏药。

“多谢，多谢。”说着，曹雪芹蹲下身去请安。

“不敢，不敢！”仲四亦急忙半跪着回礼。

“仲四哥！”曹雪芹突然说道，“以后咱们要成至亲了。”

仲四没有听明白他的话，只当是续弦以后，彼此越发亲近，所以只连声应道：“是，是！”

“我，”曹雪芹的说法又进一步，“以后得管仲四哥你叫姊夫了。”

“不敢，不敢！”仲四困惑而局促地，显得很不自在。

“是这样的……”

曹雪芹将秋月已改名曹霞，字秋澄的前后缘由，细说了一遍。仲四惊喜莫名，同时也很不安，心情异常复杂，以至于讷讷然竟无法诉说他的感觉。

曹雪芹了解他的感受，所以并不觉得他的态度可疑，紧接着便谈锦儿要他问的话。

“仲四哥，有人说，你已经兑银子，捐了个五品同知，有这话没有？”

“喔，”仲四对这件事倒很沉着，先问一句，“芹二爷，这话是谁说的？”

“是四家叔听吏部的朋友告诉他的。”曹雪芹又说，“如今各衙门都封印，兑银子的话，似乎不确，不过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恐怕只有你才知道。”

“是的。”仲四从从容容地说，“意思是有这个意思，跟震二爷也谈过，而且这件事我拜托了震二爷，要兑银子，也该是震二爷替我出面。”

“那么，四家叔的话，是怎么来的呢？”

“我有个朋友是吏部的书办，有一回跟他谈起，他想招揽这桩买卖，我说不行，已经托了人了。我这个朋友就到处说我兑银子捐官的事，也不知他安的什么心思？真是……”仲四摇摇头，没有再说下去，是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。

“原来是这么回事。我明白了。”曹雪芹换了个话题，“过年作何消遣？赌钱了没有？”

“做买卖的，也就是过年这几天开禁。”仲四答说，“我那里每天都有局，一桌宝、一桌牌九，到上灯为止。赌得不大，芹二爷是不是有兴来玩玩。”

“谢谢！我不好此道。”

看看没有话了，仲四起身告辞，曹雪芹送客出门，回到马夫人那里，只见杏香迎了出来，轻轻摇手。

“太太睡下了，锦儿奶奶在梦陶轩等你。”杏香又问，“你手里拿的什么？”

“仲四特为送来的，治气喘的膏药，你把它收好了。”

等曹雪芹回到梦陶轩，只见锦儿跟秋澄在他书房中闲聊，于是他先谈仲四特为来送膏药，接下来要谈仲四捐官的事，不想锦儿先一步将他拦住了。

“我托你问的话，回头再说。”

这就明明是要避开秋澄，秋澄从开年以来，变得很过敏，一听这话，起身说道：“我要回去休息一会儿。”

“不是要谈你。”锦儿撒个谎，“是我们那位二爷的事，我托雪芹问一问仲四爷。”

秋澄信以为真，但也不便再留下来，“我不管你们是谈我，还是谈震二爷，”她说，“反正我是困了，而且要换换衣服，别这么像——”她把话咽住了。

“像什么？”锦儿笑道，“像新娘子？”

“啐！”秋澄掉头就走。

“我没有告诉你呢，”曹雪芹说，“我已经认仲四作姊夫了。”

“喔，”锦儿急急问说，“他怎么样？”

“他仿佛有多少话不知道该怎么说似的。”

“那也难怪！仲四一个买卖人，保镖平平安安，儿子又挺有出息的，想想这一生也就够了，谁知道还有一步意想不到的老运，跟咱们家做了亲戚，赶明儿再捐了官，跟他们通州知州平起平坐，那是多大的造化！”锦儿接着便问，“捐官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兑银子的话不确。”曹雪芹将仲四的话，细说了一遍。

“他如果捐了五品同知，你震二哥就要捐知府，那一来，四老爷说不定也要加捐。”锦儿说道，“光是捐个衔头，换一换顶子，也还罢了，你震二哥还想谋过实缺，这件事有利有弊，雪芹，你看呢？”

“不是说还想谋江宁府的缺？”

“是啊！”

“这我倒赞成！是很有面子，也很有意思的事。不过，我看不那么容易。”

“就是这话啰！”锦儿说道，“这两年稍为过得舒服一点儿，如果得福不知，大把花银子去谋那个缺，弄不成功，劳民伤财，弄成功了更坏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你震二哥的性情，莫非你还不知道？弄成功了想捞本，贪赃枉法会出事。”

“说得是！”曹雪芹深深点头，“锦儿姊，你可真是震二哥的贤内助。俗语说：家有贤妻，夫不惹祸。不正就是这话！”

“你别恭维我。”锦儿说道，“你得替我出个主意，怎么样能让他死了那条心。”

“那只有你劝他，连知府的衔头都不必捐。”

“可是，人家要捐了五品，把他比了下去，那就连我心里都会长个疙瘩。”

“那好办。”曹雪芹慨然说道，“仲四是极通情理的人，我开诚布公跟他谈，他绝不会不听。”

锦儿沉默了一会，说：“这不好！倒像咱们妒忌他官大似的。”

“不要紧！”曹雪芹说，“所谓开诚布公，也得有个说法，不会让仲

四心里不舒服。”

“你预备怎么说？”

曹雪芹细想了一下，“有个倒因为果的说法，我说震二哥早就想捐知府，谋实缺，大家都劝他不必，震二哥的心是冷下去了，可是没有死，如今他一捐了五品同知，只怕又会把震二哥的心挑热了。我只要说到这儿，仲四自己就会有表示。”

“好！”锦儿放低了声音，“这件事只有咱们俩知道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曹雪芹说，“咱们上太太那里去吧！只怕已经醒了。”

“不忙，我还有件事跟你谈，是邹姨娘托我的……”

“我已经知道了。”曹雪芹打断她的话说。

“那么，你是怎么个意思呢？”

“这件事关联着好几个人，得要慢慢儿商量。首先要看太太的意思。”

“那当然。”锦儿答说，“我也想过了，得要都觉得没有什么才能办。不过大家都点头了，你不肯也是枉然。”

“我没有什么不行。”曹雪芹又说，“这件事在眼前还无从谈起，不必急！”

由于锦儿对此事相当重视，所以曹雪芹第二天便去看仲四，想及早澄清，大家都好放心。哪知到了镖局扑一个空，仲四回通州去了。

曹雪芹心想，每年都要到通州给族中长辈拜年，这年因为秋澄的缘故，一直抽不出空，正好乘此机会到通州去一趟，两件事一起办，岂不干脆？

镖局子颇为殷勤，当时便套了一辆车，派原本要到通州去的一个镖头赵得胜陪送。曹雪芹因为这天天气甚好，想骑了马去，于是一面写一封短简给秋澄，一面带着桐生，由赵得胜及一名趟子手相陪，四骑快马出东便门，到得通州恰好赶上午饭时分。

“好极！”仲四一见很高兴地说，“今儿我请兵部的一位司官老爷，正愁着少一位陪客，不想芹二爷来了，真是天从人愿。”接着，他唤他的当提塘官的次子来见曹雪芹，而且关照：“该磕头！”

仲四的次子号叫硕甫，真个磕下头去，而且仲四还拖住曹雪芹不让他还礼，只好口中连连逊谢。

“那位司官是兵部车驾司的主事，姓周，算是我们老二的上司。”仲四又说，“这周主事两榜出身，很健谈，一点架子都没有，跟芹二爷一定

谈得来。”

正谈着，外面传报：“兵部周老爷到！”

于是仲硕甫首先往外奔，仲四也迎了出去，曹雪芹也站起身来，略有些踌躇，仲四便做个手势说：“客不送客，当然也不必迎接，芹二爷你请安坐好了。”

曹雪芹想想还是走了出去，在廊上等候，只见仲四父子陪着一个面有书卷气的中年人，由中门进来，发现曹雪芹，在前引路的仲硕甫紧赶几步，站在曹雪芹旁边，预备引见。

“这位是内务府曹四爷曹颖的令侄……”

仲四为双方通了姓名，那主事单名佶，字吉人，曹雪芹是初次听说这个名字，而周吉人却知道他。

“久仰足下是八旗的名士。令叔、还有令兄通声先生，我都见过。”

“哪里当得起名士之称？汗颜之至。周先生，请你千万别如此说。”

于是彼此揖让升堂，礼貌都很周到，却不免拘束，仲四便说：“彼此都不外，‘先生’‘足下’把交情都叫远了。咱们大家用排行或者表字称呼吧！”

“好！”周吉人首先表示同意，“仲四哥这话很通，我就托大称足下一声雪芹了。”

曹雪芹便照仲四父子对周吉人的称呼，答一声：“是，周五爷。”

这天是仲四请“春酌”，除了镖局的自己人以外，也请了好些客，都是平日有往来的买卖人及通州各衙门的胥吏，也有些官儿，但身份不能与周吉人比，好在地地方大，不同身份的客人，安排在各不相扰之处，而设在内宅的一席，便只有主客周吉人、陪客曹雪芹，以及为仲四司“书启”的“张先生”三人。筵席不但丰盛，而且镖客走南行北，各地的珍奇食物，平时难得一尝的，这天源源不绝地上桌，加以仲四父子轮番做主人，殷殷相劝，周吉人很喝了些，谈锋也就越健了。

先只是品评艺文，月旦人物，话锋一转谈到时局，周吉人不由得蹙起双眉，“金川的仗，不能再打下去了。”他说，“再打下去，非大伤元气不可。”

曹雪芹不甚了然，那张先生的消息很灵通，本来通州是水陆大码头，一切信息往往比别人来得早，何况有镖客沿路耳闻目睹，格外真切，据张先生所知，江浙已因军需供给，上下骚动，米价大涨，小民生计一受威胁，则饥寒必起盗心，地方上就不能如往日平靖，大是可虑。

“这话不假。”周吉人证实了江浙物价波动，因为他见过江西巡抚唐绥祖的奏折，其中就提到了这一点，“唐中丞为此还碰了一个大钉子，说起来还是好意，我真为他不值。”

“喔，”曹雪芹问，“是何逆耳的忠言？”

“是这样的……”

原来唐绥祖觉得军需浩繁，国库或者力有未逮，倡议捐廉，除自己首先捐出五百两银子以外，还打算命江西司道以下的官员，按所得养廉银多寡，定捐输的数目，俟集有成数再报解户部。

“好意是好意，未免事理不明，近乎荒唐。”周吉人说，“养廉银原是先帝澄清吏治的一大发明，各县收钱粮外加的陋规。一律归公，再按官员大小、职务繁简来分派，得以维持用度，不必贪污。这种化暗为明的做法，高明至极。如果捐了养廉银，所入不足以养廉，岂不是教属下去贪非分之财，无怪乎上谕严加申饬。”

“不过，”张先生接口说道，“苛捐杂税多了，是不争之事。最近听说长芦盐的税课也要加了。”

“光加税还算是小事，最累民的是大军征发，一路要钱要粮。即令是行军所未经的省份，亦必得协饷，才能保得地方的安靖。”张先生又说，“其实金川一隅之地，形同化外，就让土人在那里胡搞，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，何苦劳师远征？明明疥癣之疾，自己要搞成个心腹之患，如今后悔怕嫌迟了。”

是谁后悔呢？周吉人不说，曹雪芹也能想象得到，“莫非庙算虑不及此？”他问。

“庙算是早就顾虑到得不偿失。不过，英主的作为，非常情可度。”周吉人迟疑了一会，终于忍不住要说，“倘非如此，讷亲、张广泗如何得能伏法？傅中堂怎么能封公爵？”

张先生对他的话不甚了解，曹雪芹却一听就明白了，“为了树刑赏之威，打这么一场仗，未免……”他摇摇头没有再说下去。

“雪芹，我跟你说吧，”周吉人将声音放得极低，“金川的军务，如果不赶快收束，麻烦大得很呢。”他说，“不但民心可虑，军心亦会动摇！”

曹雪芹看他颇有酒意，怕他再说下去还会有触犯时忌的话，所以不敢搭腔。但张先生却不大有这样的惊觉，“要收束怕也很难吧！”他说，“我听西南回来的人说，大金川的头目，是个极狠极难缠的角色，又说，